

走进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

那盏清油灯，照亮前行的路

■王恒达 岳晨 本报记者 贾保华

一如当年的模样。虽然清油灯里的油和灯芯早已燃尽，但它在91年前那个秋夜里发出的光芒，依然熠熠生辉。

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和渭水封锁线后，于26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机关进驻榜罗镇中心学校，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领导从学校存放的报纸杂志上，又进一步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方的严峻形势和陕甘革命蓬勃发展的新情况。9月27日晚，在榜罗镇中心学校校长办公室这盏清油灯的亮光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战略决策。

“长征万里，何处是家？”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赣南苏区，战略转移已近一年。湘江血战、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一路浴血奋战，但“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这次的会议终于有了明确答案。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红25、26、27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9月28日凌晨，细雨蒙蒙。榜罗镇中心学校南面打麦场，毛泽东站在那棵核桃树下，向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作了进军陕北的动员讲话。

“到陕北去！”——那盏清油灯下作出的决策，彻底结束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被动局面。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离开榜罗镇，向通渭县城方向挺进，途中传来占领通渭县城的捷报——这是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县城。确定了长征目的地，又打了胜仗，红军指战员欢欣鼓舞。当晚，毛泽东在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接见攻城先锋连全体指战员，并满怀激情地朗诵了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红军指战员在通渭县城南门外河滩上（今南园体育场）举行规模盛大的文娱联欢晚会和大会餐。篝火映红了战士们们的脸庞，歌声驱散了征途的疲惫。将士们围坐一起，分享着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畅想着北上抗日的壮阔前景。这场晚会，是艰苦转战中难得的精神盛宴，更是一曲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激昂乐章。

91载岁月流转，《七律·长征》诗句中蕴含的豪迈风骨与坚定信念，至今依然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那盏清油灯，不仅照亮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更照亮了代代相传的红色初心。”榜罗镇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姚秋艳的声音，在晨风中回荡。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馆常年热度不减，日均开讲10余场。

在该纪念馆，和姚秋艳一样的红色讲解员还有很多，他们有着共同身份——榜罗镇民兵排民兵。平日里，他们是田间劳作的农民、车间作业的工人；身着迷彩，他们是红色文化的“播火者”、百姓信赖的“中国民兵”。

近年来，通渭县深挖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旧址红色底蕴，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以长征文化为牵引，走出了红色文旅带动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之路。他们先后投入资金修缮红军将帅住宿一条街、党家堡战斗遗址等红色遗存，升级榜罗镇会议纪念馆展陈设施，完善游客中心、长征步道等配套设施，着力打造国家4A级景区。今年8月，甘肃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榜罗镇会议纪念馆前举行。凹面镜汇聚日光，一簇跳动的红色圣火在百年核桃树下熊熊燃起……

如今，榜罗镇革命遗址景区占地面积达17000平方米，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带动当地群众开办民宿、农家乐，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他们还把金银花、藜麦等土特产加工成为旅游伴手礼，形成“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多元增收”的良性循环，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实现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从旧址小屋里的一盏清油灯，到红色教育的燎原星火；从核桃树下的铿锵动员，到乡村振兴的蓬勃画卷，榜罗镇这片红色热土，正以红色底蕴为笔墨，奋力绘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长卷。

上图：通渭县中小學生到榜罗镇会议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

南增强摄

“大渡河十七勇士”身份有新消息了

■武伟 明心武 本报特约记者 肖力民

“爸爸，您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向您学习致敬！”金秋，伫立在四川省石棉县大渡河安顺场“大渡河十七勇士”雕像前，“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丁流民的三儿子丁跃西心潮澎湃。

丁跃西是定居湖南长沙的一名退休干部。今年7月，他在网上看到家乡赣州军地开展寻找“大渡河十七勇士”身份信息的新闻后，随即联系赣州军分区，告诉工作人员：“我父亲丁振愈就是‘大渡河十七勇士’名单中的丁流民。”为佐证这一说法，他主动拿出丁振愈的生平简介、《强渡大渡河》回忆手稿和逝世悼词等资料，为史实考证提供核心依据。

丁振愈，赣州市兴国县社富乡人，1917年出生，1931年在苏维埃政府当通信员。1932年，受参加红军的大哥丁振意影响，丁振愈也加入红军队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78年7月，在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岗位上病逝，后被评定为革命烈士。

在丁跃西的记忆中，父亲作风硬朗、沉默寡言，戎马一生却不提峥嵘岁月。多年后，母亲才告诉他们，父亲缄口不提战场经历，是因为无数战友为新中国奋战却没能见到新中国诞生，这是他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在我父亲心中，自己只是战争的幸存者，是替牺牲的战友安享太平盛世，所有荣光都属于长眠沙场的英烈。”丁跃西说。

丁振愈离世后，丁跃西兄妹5人才从母亲手中看到父亲的履历、回忆录及悼词。得知父亲是“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兄妹几个满心自豪的同时，也心生困惑：史料记载的勇士名为“丁流民”，为何父亲叫丁振愈？

为解开谜团，丁跃西兄妹多次重走长征路，数次前往大渡河渡口旧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寻访查证，搜集各类史料线索，却始终未能厘清父亲这个名字的由来，以致成了一家人的心结。

“大渡河我已经去过两次，但这一次，我还要再去！”9月上旬，丁跃西接到赣州军地“北上无音讯”寻亲小分队打来的邀请电话后，欣然同意。

让丁跃西喜出望外的是，此次赣州军地专项寻访行动，揭晓了父亲名字的谜题。为了搞清楚“丁流民”与“丁振愈”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兴国县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主任韩建超，专门去社富乡查阅丁氏族谱、走访村中长者，结合赣南客家民俗找到了答案。丁跃西的老家素有取贱名、乳名的习俗，“流民”是兴国一带常见的孩童乳名，寓意平安顺遂。村中老人回忆，“丁流民”就是丁振愈的乳名。此外，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兴国县志》上，已明确记载丁振愈为“强渡大渡河勇士”之一。2000年出版的《兴国县志》再次确认丁振愈为“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

“要不是这次寻访行动，这个谜底或许会继续埋藏。”心结解开，丁跃西满心释然。在纪念馆美国作家斯诺拍摄的十七勇士老照片前，他拿出手机中珍藏的父亲照片进行比对。大家发现右起第一人，无论身形、五官轮廓还是神态姿态，都与丁振愈十分相似。

上图：丁跃西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拿出丁振愈的照片与当年老照片进行比对。

肖力民摄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退役军人许锐扎根铁路房建一线30余载——

把每件小事都当大事干

■张夫润

初秋，江淮大地暑气未消。合肥南站，55岁的许锐背着工具包，顶着烈日站在轨道旁拿着限界尺不停地量着记着，不会出汗就湿透了工装。

“咋这么认真？”笔者有些好奇。

“房建是铁路系统的‘后方’，关系着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房建无小事，事事连安全。”许锐说，站台限界哪怕只偏差一毫米，高速列车通过时就可能发生刮蹭。

作为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合肥房建公寓段工长，许锐自1994年脱下“国防绿”穿上“铁路蓝”以来，从学徒工、木工、电工干起，扎根房建一线30余载，以匠心守护初心，先后获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火车头奖章”、上海局集团公司优秀班组长、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今年5月，他又光荣站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领奖台。

“许工长这30多年，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每件小事他都当大事来干。”说起自己的工长，一名老职工言语中透着自豪。的确，许锐守护的都是那些旅客看不见、铁路离不开的细枝末节。他用那双握过钢枪的手，把“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一点点融进寸寸铁轨。

合肥南站是上海局集团管内的特等站，经过10年运营，房建设备开始进入维修高峰期，站台、雨棚、候车室、到达层……每一处都可能存有安全隐患。去年，肥东地区发生多起小规模地震，每一次晃动过后，房建设备都需要紧急排查。许锐带领党员先锋队72小时驻守站区，先后处置险情12处。那段时间，许锐的母亲正生病住院，不能服侍尽孝的他，每天只能通过视频问候几句，转头又钻进站台。今年春运前夕，南站8600平方米的采光顶大修工程进入攻坚阶段，由于夜间天窗作业时间有限，工程进度不快。为了不影响春运，许锐连续值守多个夜晚，和施工方



日前，广东省河源市军地举办“爱我中华 强我国防”学生手抄报展评活动。图为该市小学生观看参赛作品。

刘星摄

一面锦旗

■安宇 李金良

的他，毅然选择先入伍再上学。经过体检、政考，兰皓焜顺利进入该区预定新兵役前教育集训队。9月1日，集训开始，他全身心投入，内务、队列、理论学习样样争先，综合素质跻身前列。不承想，9月9日，兰皓焜眼部突发严重不适状况。经审慎研判，区征兵办中止了他的役前教育。

在新华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家长座谈会上，吕晓薇作为特邀代表带着锦旗来到现场，道出个中原委：“9天的役前教育，让孩子发生了蜕变。希望

■本版责任编辑 卢军